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七十三回 包拯斷斬趙皇親

斷云：國法嚴明行大辟，包公名譽動當朝。
皇親自侍君王寵，一旦冰山日出消。

卻說包公過了楓林渡，行未三十里，望陳州不遠，但見館驛中迎候新官人員不計其數，為首耆老問包公云：「秀才前來，曾見有包相公到否？」包公答云：「不曾聞說，我們要去訪親戚的。」言罷直過，逕進南門來。有把門軍擋住不與其人，包公正沒奈何間，適見一婆子行來，叫道腳疼。包公問其緣故，婆子云：「因迎接包相公走了一日，不到，以此腳疼。」包公云：「我借爾乘驢，帶我同入城去。」婆子應允，即乘卻包拯驢子前去。包公與唐公後隨，進得南門，婆子乃自回去了。包公尋個客店安下。

次日起來，吩咐唐公看行李，乃裝作秀才，上街閒行一遭。

見一起居民，在衙前唧唧噥噥，嗟歎米價不常，各有憂色。拯曰：「你們各懷不平，有何事因？」內有一耆老答云：「時年不熟，所糶之米二停是稻糠，一停是米，故於此歎氣也。」包公見糶米者果然如是，問：「這米與糶幾錢？」糶米人道：「先這米糶三十兩一斗，如今聞道包丞相來，減做二十兩一斗。」包公道：「你等我一等，我教你糶一斗好米去。」當時包公直到廳前，見了倉官，將一把米與倉官看，問：「這米糶幾錢？」倉官道：「糶二十兩一斗。」包公云：「如何都是皮糠稗稻？」道罷，放開手，故意望倉官臉上一吹，糠皮塵土迷了倉官眼，一時開不得。倉官大怒，喝令左右將包公捉下，登時吊起於官廊前，罵云：「你這不識高低的野秀才，敢來欺慢趙皇親耶！」怒猶未息，旁邊轉過糧戶田三叔，早認得是包公，近前稟云：「此人是小糧戶之親，誤觸大人，乞赦其罪。」倉官看田三叔分上，乃放了包公。三叔引歸宅舍，設酒相待。包公問云：「足下是誰，識得包某？」三叔拜云：「相公在定州做太守時，小人解糶到州，已認得大人面貌。」包公道：「爾休要與趙皇親知道。」乃辭田三叔，直去酒務中買酒。

原來賣酒務中亦是趙皇親所管，所得甚逾市利。包公進得務中，見買酒客商無數，具管家支撥，酒席頗是齊整。所賣與包公一壺酒與他人不同，包公仔細視之，見別客商者俱是清酒，他一壺全是渾酒。包公怒云：「都是買酒之人，如何作兩樣相待？」遂將酒傾落在地。管務官見了，喝聲左右將包公捉下，便把大枷枷著，令公牌押入土牢中不題。

只說陳州伺候接包丞相人員屢日接不到，忽朝有衙差五十人來到，眾官便問：「曾與包大人同來？」有衙差為首者張龍、李虎云：「相公先離汴京半個月，已從小路而來，吩咐我等今日來此伺候。」眾官聽罷，各面面相覷，疑道：「包公莫在陳州了？」衙差眾人遍城究尋包公不見，張龍、李虎尋到土牢，見枷著包公在彼。張龍連忙打開枷，欲扶向府堂坐定，包公喝令叫請眾官來相見。張、李即出廳上報知。眾官聞說，俱入牢中參見，扶出堂上，升公座畢。趙皇親四個都在。包公叫二十四名無情漢：「將黃羅御書、渾金牌面掛起，並將鬆木枷八般法物擺在廳上。」眾漢領鈞旨，一時將金牌掛起，排列法具，二十四人齊齊立於兩廊。當下眾官俱各失色。包公喝令親隨把趙皇親等四名捉下，問云：「爾是國之皇親，朝廷委爾等賑濟陳州治下饑民，望爾替國家出力，與百姓分憂，何得私自務中賣酒，索騙下民，以國家錢糧滲和糠稻，糶錢入己，罪責難逃。」

作急認承，免受刑苦。」趙皇親、侯包異、馬孔目、楊得昭四個低頭無語，得知是實，當日階下一款招承。包公見四人供招明白，疊成文案，即發下以大枷號令於四門。未數日，押赴市曹斬首示眾。包公既斷擬趙皇親等罪訖，當廳吩咐管倉官員將榜文張掛，賑濟三縣饑民一兩銅錢、一斗米，口數多者支一石與他。管糧官員承命前去開倉賑濟，哪一個敢起半點私心？果是包公替天行道，三縣百姓歡聲動地，滿城老幼無不歌頌。此係包公因赴陳州賑濟，判出幾條公案，且看下回說出甚話文來？